

金融圈

宫平◎著

这是一扇窗 靠近它
展现在你眼前的
是一个特殊行业鲜为人知的精彩
这是一面镜 透过它
你将清晰地审视
平静的心态在金山银海的包围中能否依旧



宫平◎著

金融圈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融圈 / 宫平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354-8907-4

I. ①金… II. ①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2826 号

金融圈

宫平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特约策划 | 方 征

责任编辑 | 张 维

装帧设计 | 李雪婷

媒体运营 | 刘 峥

助理编辑 | 杨 硕

内文制作 | 张景莹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总 发 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 010-58678881

传 真 | 010-58677346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 100028

出 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 编 | 430070

印 刷 |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5.75

版 次 | 2016 年 0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0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 273 千字

定 价 | 39.80 元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1

沿海某市，蒙蒙夜色，细雨纷飞，已近午夜的街头，行人稀少，偶尔一辆奔驰的轿车，在不太平整的路面溅起片片水花，洒向两旁。

一个身穿黑色风衣的人从街对面的巷子里出来，刚走下人行道，一辆轿车从左边飞驰而过，水花溅到了他的身上，他站立一下，低声地骂了句什么，急步穿过马路走向路边的电话亭，他拿出电话卡插进卡孔。

“喂，公安局吗？两小时后有一辆外省的运钞车携带一批香烟过境。”说完挂上电话匆匆离开电话亭，消失在夜色中。

电话铃响起，床上伸出一只手拉开床头的台灯，拿起电话。

“喂，局长，刚才值班室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两小时后有一辆运钞车带烟过境。”

“什么？运钞车？这还用问，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马上通知烟草稽查，在全市各个路口布控。真是狗胆包天，运钞车也掺进来了。”床上的人一下子坐起来匆匆穿上衣服出门。

午夜两点左右，一辆面包车驶向灯火通明的检查口，车上的司机原本轻松的表情，被突然从检查口两边冲出的警察惊呆了，下意识地将脚放在油门上，车刚往前一蹿，一阵扳枪机的声音响起。

“停车，下来。”一阵严厉的呵斥声吓得司机脚离开了油门将车靠边停下。

司机有些哆嗦地下车，警犬一下子凑了过来吓得司机直往后退。“我这可是运钞车，免检的，你们不能……”司机小声地嘟哝着，也感觉没有了底气。

“哼，等的就是你这运钞车，给我老实点。下来！”一个穿着烟草稽查制服的人呵斥着，一旁的警察用枪指着司机。

司机看着认真检查其证件的警察，全身上下不由得哆嗦起来。

“报告，检查完毕，车上全是香烟。”检查的战士走过来，车厢后门面开着，堆满了箱子，地上一只箱子上趴着的警犬狂吠着。

2

这里是南方的一个公路交通枢纽小镇，沿街餐馆主要的招徕对象就是过往的司机，吃住玩全方位提供服务，嫖赌在这里是公开的秘密，除了逢年过节当地治安部门统一清理打击一通外，平常时候是昼夜繁荣。小镇的豆花原本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特色菜，主要的制作工艺是用当地井盐卤水点制，石磨磨浆，加上独特调味料的佐制。凡品尝者无不交口称赞。所以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车，还是货运司机，都把这里当作最佳的进餐休息之地。而近年来这里特色服务业的名声却远远盖过了传统的豆花饭。

只要一见汽车驶进小镇，路边的一家餐馆门口，三五成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招待便一拥而上，异乎寻常地热情招呼着过往的客人，轿车要是行驶慢一些的话，有的甚至叫喊着将胳膊伸进车窗乱抓一气，初来乍到的人常常会被吓得大惊失色。

一辆警车和面包车相跟着驶近，车上的人下来，几个女招待拥了上去。

“大哥，里面请。”说话间一群女人将从两辆车上下来的三个人团团围住。

“曹局长，就在这儿歇一脚吧。”司机讨好地说着往里让。

“大哥，好久不见，不认识了。”一个打扮得十分妖冶的女招待一把拉住了司机。

“去，去，今天有事。”司机将被女招待拉住的胳膊甩开，小声地呵斥着。

穿警服的中年男子四下看了一眼，看看身边的这群嘈杂叫喊的女人，皱了一下眉头，“快点准备，我们还要赶路呢。”他不耐烦地说着。

“你这店里有什么特色菜都给我上来。”贾仁冲老板娘喊着。

胖胖的老板娘，穿着件大红底带白花的衣服，四下张罗着。“快给几位大哥准备三份豆花、啤酒鸭、干锅鸡、脆皮鱼、大份羊杂汤。洗脸水端过来，里面雅间请。”

酒过半巡，曹局长眯着眼看着对面坐着的贾仁。

“你呀你，真是的，亏你们想得出来，运钞车运香烟，这要是一传出去喊开了，谁帮得了你们。”

“都是这阵子严打弄的，要不是于老大那儿断货三番五次地催促，也不会走这一水。”贾仁一伸脖子呷了一大口酒，赶快夹了一大块啤酒鸭放到嘴里。

“我听拦我车的那警察说，就等你这运钞车，我想十有八九是遭点水了。怎么公安局也查起烟来了？那条大狼狗一过来，吓死我了。”司机插着嘴。

“于老大一向谨慎，我是打了招呼让他这阵子收敛点，过了风头再弄，可怎么又让你给他弄这事，真是的。现在查烟不仅是烟草局的事，是和公安部门联合办案，卖家那里又是全国假烟最泛滥的地区，幸好得到信后我马上打电话稳住他们，我们来得及时，要是对方一个传真发到市局，我想盖都不行了。”曹局长埋怨着。

“不说了，不说了，兄弟谢了，我干了这杯，给你添麻烦了。”

“这阵我是擦了几个屁股了，也不多你这一个，张副市长的小舅子在王珂的红楼给堵了，还不是我给摆平的，那小子没耳性，屡教不改。”

“有钱嘛，经罚，你就使劲让他掏腰包，不敢有怨言的，嘻嘻。”贾仁怪笑起来。

3

回到家中，贾仁进门脱下皮鞋，换上拖鞋，老婆听见动静从卧室走出。

“你可算回来了，家里出大事了，昨天晚上七点多，我带着花花去散步，才一个多小时，我的戒指、玉镯，哎呀心痛死我了。你要是在家就不会有事的，你干什么去了，一走两三天，电话也打不通……”

“你不要啰唆了，丢了多少东西？”

“我的首饰盒全倒空了，十几万的东西呀。楼上周军家也是把梳妆台抽屉撬开了，项链、戒指都拿走了，可人家那里不全是真货。我给警察说了，一定要给我追回来，我亲自给曹局长打了电话，可就是打不通。”

“什么？你报案了？你还打电话，你个笨蛋婆娘，你报哪门子案啊，那些东西是能追回来的吗？”正在脱衣服、准备洗澡的贾仁恼怒地将已脱下的衣服狠狠地扔在老婆身上。

“我当然报案啦，丢了这么多东西，我就干吃哑巴亏不成？”

贾仁一下将老婆推倒在沙发上。

“你还嚷嚷，等我洗完澡再给你上弦，笨蛋婆娘！”贾仁砰的一声关上浴室门，他老婆张大嘴莫名其妙地呆坐在沙发上。

贾仁斜躺在沙发上，老婆递过来一杯茶，贾仁端在手里喝了一口：“丢就丢了吧，反正也不是你掏钱买的，你一报案我们家的底人家可都全知道了，平时你也知

道我是一向不让人进家门的，这下倒好，警察把哪个角落都看遍了，你说你是不是猪脑子。”

“我当时是没想那么多，工会黄主席来了，后来周平两口子也过来坐了会儿，我当时都气晕了，都在安慰我。”

“你呀你，以后遇事长长脑子。”

贾仁无可奈何地训斥着。

电话铃声响起，贾仁拿起电话。

“喂，曹局长，什么？你也……好，明天见。”

贾仁挂上电话，一下子冲到书房，又一下子冲出来。

“我放在桌上的那包东西呢，你看见了吗？”

“什么东西？你那天半夜接到电话就走了，没给我说什么东西拿回家了啊。”

“哎呀，那是两万元国库券，一定是给顺手牵羊了。”

“真是的，你不是一向都放在金库的保险柜里吗？怎么……”

“我那是打算第二天上班就收拾的，可谁知弄的这事……”贾仁气急得一下子将茶几上的茶杯猛摔在地上。他冲到阳台上，老婆跟了出来，告诉他说公安局现场勘查结果是两名小偷从没装护窗的阳台爬上来，仙人掌花盆下留有脚印。他低头看了一下，老婆靠过来指点着。

“去，去！”贾仁不耐烦地挥挥手，铁青着脸回到屋里。

市临江大酒店六层的雅间，一共十八间，东面最头上的一间是没有铭牌的，其他屋子门楣上都有各种名称，什么松竹轩、梅兰坊、桃艳居，等等。当初酒店竣工前，贾仁就给王珂吩咐了，要留一间自用，在装修时一律按贾仁的要求，用了上好的隔音材料，临江面的玻璃窗也是用进口的隔音隔热的镀膜玻璃，室内的设施也是酒店最好的。酒店里除了王珂没有人进过这间屋子，每次他们都是提前预约好，等到地方后王珂早把一切准备好了。此刻贾仁斜躺在沙发上，吃着王珂送过来的进口火龙果听曹局长在那里埋怨。

“我回家一看屋里进人了，倒是没丢什么，就是你给我那包东西没了，我还没来得及收拾呢，就给他妈的卷了去。局里大院还有两家据说丢的都是现金，刑侦队汇报说你那里也被洗白了，你老婆又哭又闹又是到处打电话的，局里没办法，当晚就成立了专案组。这都是他妈什么事啊，我可没吱声。”曹局长看了一眼贾仁，一脸的不高兴。

“女人没见识，我也臭骂她一通，没法子，已经这样了，你看怎么平稳处理就行了，你的损失我让于老大补偿，加倍补，都是因他而起。”贾仁好言哄着，心里也在骂着自己不长眼的婆娘。

门开了。

“张副市长，快坐下，就等你呢。”贾仁和曹局长起身迎了上去。

“坐，坐，散了会我马上赶来了，听说贾主任受了点损失，不过你老兄可不是输不起那点东西的人啦，市里政法口的领导都接到你老婆电话了，这一嚷嚷弄得满城风雨的，不好吧。”张副市长呷了一口贾仁递过来的西湖龙井，看着玻璃杯里直立的茶叶。

“都是我家那猪脑子，我会好好上上弦的。”

“他的损失你就关心，我还委屈着呢，几万元还没焐热就化了。”

“怎么，你也是受害者？哈哈，什么人敢偷到你曹胖子头上，不要命了。”张副市长伸手用手背拍拍曹局长胖胖的肚子。

“这两天共有六家，银行大院两家，公安局大院三家，税务局大院一家，手法一样，都是冲现金或首饰，别的没动，算上我其实是七家。”

“那你这哑巴亏可是吃定了，能破吗？难吧。”张副市长有点幸灾乐祸的表情。

“当然有难度，不好追赃呀，已经成立了专案组在查呢。”

“曹局长，还是把家属弄过来算了，也好有人看窝子。”张副市长故意取笑着，向贾仁挤了一下眼睛。

“他的窝子在这后面的红楼里，王珂早就给他安好了。”贾仁怪怪地笑着说。三人一起大笑起来。

“贾主任，有消息说你要高升了，到时候吱一声，哥们儿给你庆贺庆贺。”张副市长看了一眼贾仁。

“调令没下，还不算落定呢，要组建城市商业银行，我要真是过去了，还要你这地方父母官关照呢。”贾仁笑了一下。

“没说的，到时候，精诚合作，给地方经济做贡献，呵呵。”

“张副市长，你换的美元弄好了，让我老婆给你家夫人送过去？”

“算了，弄好了，你打个电话，我让小舅子自己来拿，是帮他换的，让你费心了。哎呀！这损失嘛，想开些，来日方长，咱们有的是钱打脚后跟的时候，看远点呵，哈哈。”

张副市长正坐在办公桌宽大的座椅上面翻阅着文件。打字员拿着文件夹推门进

来，径直走到张副市长跟前放下文件夹一屁股坐在扶手上。

“你又不敲门就进来了，跟你说过多少次，这是上班时间，在你的文印室待着去吧。”张副市长表情有些烦。

打字员不高兴地拍了一下文件夹：“哼，谁愿意跑这一趟，我是去传达室拿报纸，见有你一封信，就顺便给你带过来，好心当成驴肝肺。”她戳了一下张的脑门，起身坐到了沙发上。

张副市长把信从文件夹里拿出来看了一下信封，撕开后从里面抽出一张纸，他脸色一下子发白了。

看着张副市长变脸变色的样子，打字员心里往外冒着酸水：“看你德行，又是哪个相好的讹你来了吧，就知道你是处处留情。”

“你瞎咧咧什么呀，快给我滚出去，去去。”张使劲挥手。打字员一脸不高兴起身出去，重重地关了门。

张副市长重新打开信纸，上面写着两串数字，他赶紧拿起电话，随即放下，拿出手机。

“喂，你赶紧回家，所有的地方都要看，检查后回话。”

不一会儿手机响了，他一把抓在手里，听着听着脸上豆大的汗珠流了下来，他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

片刻，又拿起手机：“喂，老贾，两小时后到临江大酒店，有急事。”

4

在夜色笼罩下的这座滨江城市即将拆迁的临江旧城区一带，一片连一片的旧民房住户已搬迁完，不时，有路人走过这一带都不由得加快脚步。一股让人后背发凉的瘆人氣息从这些张着黑洞的门窗往外弥漫着，一个黑影时隐时现在其间，一双穿着运动鞋的脚小心地踩在满地的杂物上，发出轻微的吱吱声。黑影驻步在一道窗前像是在聆听什么，从墙的另一边缓缓伸出一支黑黝黝的枪筒紧贴窗口，当黑影的头伸过窗棂，枪上扣着扳机的手指往后使劲。

半小时后，一辆警车呼啸而至，几个路人好奇地围过去，几个警察从里面抬出一个人放到车上。

“散开，散开，没什么好看的。”两个戴着“治安联防队”字样袖章的人驱散

着围观的人。

“什么人遭打了？”有人好奇地打听。

“没什么，窃贼拒捕，没跑脱。”

5

在市人大门口，一个双手捧着脖子上吊着的白布包、跪在门口的老太太被里面出来的工作人员领进了大门。

在市政协门口，老太太抱着白布包正向围观的人们哭诉着，从里面走出来的工作人员走进人群将老太太带进大门里面。

6

纪东春坐在台灯下写着白天的采访报道，她搁下笔伸伸懒腰，桌上的小闹钟已指向深夜十二点，她走到卫生间，拿起牙刷，挤上牙膏，门铃响了。

“张平，这么晚了，你这是？”她开门见张平背后还有一个老太太。

“不速之客，害怕了。”在市法院工作的大学同学张平跨进来顺手带上门。

“你请坐。”纪东春将老太太让到客厅，转身拿杯子倒水。

“把你儿子的事照直说。”张平将老太太让到沙发上坐下，轻声地对她说，纪东春端上水递过来。

“我那苦命的孩子死得好冤呵。”老太太刚想号啕被张平一摆手制止，她放低了声音。

“他们说我是偷东西拒捕逃跑，人家才开的枪，都过了两天居委会带着公安局的人来告诉我，我儿子已死了，让去认领。认领什么呀，就一个骨灰盒，人早就没了，被他们烧了呀，呜……”

“说是小偷不假，但当时是否在作案，就让人质疑，那片旧城区居民已搬迁完，这几天就要平掉了，他在那里偷什么呢？”

“她已经找了人大政协，可都没个说法，你是做新闻的，这不就带过来了，我是想能不能通过新闻媒体将事件真相了解后曝光，通过舆论监督……”

纪东春耐心听完老太太的叙述以及张平的看法，将张平拉到里屋。

“我知道你的目的，可如果真只是表面事件那么简单，为什么市、省公安部门要如此大动干戈地做遮掩功夫！”

“就是这个大动干戈使我觉得不安，不管怎么说小偷都罪不至死，我们可是头顶国徽的执法人员呵。”

“我看这样吧，我找郝钢了解一下再答复你，行不？”

“好吧，不耽搁你休息了，怎么，还是孤枕难眠呵。”张平环顾四周。

“又想冒什么坏水啦。”纪东春看着张平怪笑的样子，把头扭向一边。

“你还在犹豫什么呀？这空壳有什么不能割舍的，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拿软刀子杀人呀。人家回来快半年了，就冲二十年为你守身如玉你也得有点表示吧。”张平凑在纪东春耳边小声地说着。

纪东春回头瞧了一下还在客厅抹泪的老太太：“少废话，走人吧。”把张平往客厅里推。

关上门，纪东春看着墙上的全家福，不由得心潮起伏，由于自己的工作总是在外到处奔波，女儿筱筱上初一了自己从未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对孩子的学业也过问甚少。丈夫宋潮弃教从商到证券公司后，这个家就成了空壳了。筱筱住校，星期六才回家，孩子懂事，每周末回来就成了小当家，买菜做饭收拾屋子。在学校品学兼优是班长、团干部，由于从小独立生活时间多，孩子身上没有独生子女的那种依赖性。筱筱常对人说她的才干是妈妈懒出来的。孩子并不知道父母早已处于多年分居的状态，为了孩子他俩每星期六回家团聚，这是在筱筱去年上初中以后的约定。他们谁也不想让夫妻的不和谐在孩子心里留下阴影，这样会伤害孩子的心灵。况且筱筱懂事早，她一直以为爸爸妈妈都是事业心重的人，当然顾不了家了。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和父母共同相处时间较少，以前父母就像走马灯似的常去看她，今天爸爸来，明天妈妈来，一星期父母都要来三四回，每次都不同时间，她还觉得不错，每天都能看到爸爸或妈妈。表面的和谐就这样遮盖着婚姻裂痕。父母之间的客气她认为是相敬如宾的表现，在筱筱眼里可能知识分子家庭的父母就是这样子的。

纪东春已经习惯了十多年平静无味的婚姻生活，她也不想有什么改变，因为她认为自己从来就不会为爱所动，爱为何物她说不清，婚姻是人生必须走的一道程序，那就走吧，按父母的安排她已完成了这道程序。在心灵深处最隐秘的地方，也曾经有过一个朦胧的影子，但他缥缈不定，看不见，抓不住。可偶尔也会在海中泛起阵阵涟漪，那是少女时代的一份朦胧的情怀，但还未等她仔细品味却随着那个身影

悄然逝去。她留恋那份转瞬即逝的萌动，也只有在静谧不眠的夜晚，她偶尔剖开感情的浮尘，将这份珍藏轻轻捧出，审视，品味。可谁知二十多年后那个朦胧得自己都无法描述的影子，却被张平突然清晰地推到眼前，她情不自禁地伸开双臂，可是去拥抱他还是去推开他，她不知所措。但看到眼前自己认为已经平复无痕的生活将被覆盖，被颠覆，她本能地抗拒着，因为婚姻的分量她清楚，这连带着心爱的女儿；可爱情的分量呢，她不知道，她不想知道，也不敢知道。

7

市人民银行大院，一大片草坪和花园将办公区域和宿舍区域一分为二，新修的宿舍紧靠着围墙，已搬进新居三个多月的职工，原本没有安装防护窗的，因节前大院被小偷光顾，闹得沸沸扬扬，也都开始安装护窗。贾仁老婆牵着小狗从宿舍楼道里走出来想到花园遛狗，刚出楼口，小狗便往旁边墙根一挣，想去咬那地上的一只丢弃的鸡爪，突然一截钢筋掉下，差点砸在狗脑袋上，小狗吓得冲着上面狂叫。贾仁老婆一抬头，见四楼阳台上正站着安装护窗的工人，她破口大骂起来：

“你个龟儿子，想害命呀，给我滚下来！看把我花花吓的，来来，抱抱，不怕，不怕。说你们呀四楼的，快给我滚下来，搞清楚！”

四楼阳台上站着的工人低下头才发现大概是脚下不小心碰掉了一截钢筋，赶紧赔着笑脸道歉：

“对不起，姑婆，我注意点。”

“放你妈的臭屁，哪个是你的姑婆，我有那么老吗？！给我滚下来搞清楚再说。”贾仁老婆更生气了，叫骂不绝。

四楼住户从阳台上一探头，吓得赶快答腔：“我下来，下来，李姐不要生气呵。”

“对不起，对不起，砸到哪儿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从宿舍楼走下来的职工伸出手想看一下伤处。

“没砸着，就离花花脑袋一丁点，看把人家吓的。”

职工这才搞明白是把小狗吓着了，松了口气，赶紧安慰。

“李姐，对不起呵，花花，对不起呵。”职工轻轻地抚摸着狗脑袋说着。

“花花乖，去，去玩会儿吧，别跑远了呵。”贾仁老婆把已经平静下来的小狗放到地上，小狗一溜烟跑进花园里去了。

“李姐，你看就因为你家被偷了，整得现在家家都在安装护窗。住旧楼这么多年哪个贼娃敢来偷人民银行，从来没有出过这种事，才搬新楼几个月你家就被偷了，我们也怕呀，这不还是装上心安点，你当时要是装了可能贼娃就进不去了呀。”

“谁说不是呀，可哪个又想得到呢。”

从楼道里又出来几个人，围了上来。

“李姐，你家花花那天叫得好厉害，听说你家可是损失惨重。”

“嘿。没什么的，我们老贾说都是些仿真首饰，不值钱的，丢就丢了吧。”

“不会吧，说你那天都气得差点背过气去了。”

“都是我家老贾给买的，我还以为是真货呢，当然心痛了，后来才知道是仿品。”

“那你得找你老公算账，用假货来糊弄你，嘻嘻。”

中午，职工食堂，正围着桌子吃饭的职工边吃边聊天。

“听说贾主任家被偷的不是真货，公安局都不管这事了。”

“不会吧，她那只玉镯还给我比试过呢，我妈去昆明旅游给我买的那只她见我戴着说是什么B货，说我那只上的绿颜色是做上去的，人家下午就把她的戴到办公室来了。真的是不一样呢，我问她多少钱，她不说，只是神秘地笑笑说是花了不少钱找行家买的，那能假得了？”

“可人家自己说是假货，那宝石戒指也说是假的。”

“不可能，真是假的这几年她那么狂干什么，见谁戴首饰她都要看看，撇撇嘴，什么意思谁不懂呀，显摆她有比你好的呗。”

自银行大院被盗以来，对贾仁家失窃物品的估价已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在贾仁老婆的声明后，失窃首饰的真假又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8

市刑警队队长宋大伟急匆匆走到省公安厅刑侦处长办公室门口，摆出笔直的立正姿态，在开着的门上叩了两下。办公桌后面正低着头看文件的郝钢抬起头。

“进来，你这家伙，还给我装规矩呢。”

“这是在处长办公室，当然得这样，报告。”说着一抬手敬礼。

郝钢走过去在他的背上擂了一下，俩人哈哈大笑起来。

郝钢和市刑警队长宋大伟原是老搭档，在市局时几次老局长都想将俩人拆开分别带两个警校毕业生，但他俩每次都毫无商量余地地拒绝。也由于他俩的破案率在全局领先，故局长也就不强拆他俩了，直到一年前在老局长退休前，正赶上省厅在市局抽调骨干，老局长力荐郝钢，俩人这才分手。

宋队长回手关上门凑到郝钢跟前：“我说郝处，前段被打死的那个小偷案子，你们怎么看？里面好像有什么不对劲。你看，打死的那个人吧，虽说是惯偷，但罪不至死呀。下面治安联防队把人打死了，报上来是拒捕，可我听局里当时去出现场的人说是一枪致命，正中太阳穴，而且伤口周围是焦糊状，尸体第二天早上就火化了。我怎么觉得这里头有名堂，就留下个老妈真可怜，来找过我们好多次了，没法给人家答复，治安队那边把打死人那小子辞退了，我们找了好几趟没找着，市里边催着结案，你看怎么弄啊？”

“市里当然是从社会稳定上考虑啦，上头都在关注这起案件，街头巷尾百姓都在谈论这事，加上老太太在有关部门门口的跪告，上面的压力也很大。可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案，你说合适吗？”郝钢说。

“真是奇了怪，这两年没出过什么大案，可这一个月里，月头一个盗窃案月尾一个枪击案，搞得我们好一阵忙活，幸好银行大院那个失主后来找我们说丢的都是假首饰，不用费心查了。刚开始时你没见那阵势，当天就成立了专案组，其他几家都没丢什么，就那个银行的什么主任老婆，说是好几十万的首饰没了，当着我的面就给曹局长打电话，好像公安局是她家开的一样，你可没见那副撒泼德行，跟母老虎似的。”宋队长说。

“曹局长当时说什么？”

“嘿，没打通，不在服务区。”

“不在？！”

“是不在，当天晚上回局里是副局长主持会议决定的成立专案组，让我负责一定要尽快破案。”

“曹局长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那谁知道呀，我是案发后第三天傍晚在滨江路和他的车撞个对过，肯定是奔临江大酒店去了。”

“你知道他就去那儿了？”

“看看你，孤陋寡闻了吧，局里谁不知道那儿有他的根据地呀。”

“根据地？”

“临江大酒店后面的红楼呀，‘花将军’都叫出名了，只有你才当听新闻哩。”

“那盗窃案就不了了之啦？”

“那是，没法破，又说没丢什么，当然就这样结了，没想摁倒葫芦瓢又起，月底这起案子倒是弄得风生水起。”

“你不觉得哪儿不对劲。”

“要说什么不对劲，那就是这上上下下这股子神秘劲不对，我去了治安联防队，找谁谁都一问三不知。我只想找到那小子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可一会儿曹局长亲自打电话叫我回来，这可是破天荒的事，他可是从不插手具体案子的。”

郝钢低着头，此案疑点颇多，据他个人经验，一定牵连着一个无法估量的大案，从省厅到市局、市委对此案都是异常地平静，可郝钢感觉到这平静下面隐藏着汹涌。

“我接到上级对此案的指示，要求低调处理，尽快结案。可直觉告诉我这案子里面有名堂，我不能左右结论，但我认为我们至少应该弄清楚真相。”

“我也是这么想。”

“老宋，我俩共事多年了，你要是信得过我呢，你就按上级的要求报，把案结了。再按你的思路搞。不过两面派要做得漂亮。在事情没有眉目之前，不要声张，如果真是捅了马蜂窝，我俩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你怕吗？”

“怕——嘿，你老兄我怕过谁啊，我只怕头顶的国徽给沾了灰。你知道不，我是儿子的偶像，我那小子在作文里可把我吹得跟那个佐罗一样，横扫黑暗，惩恶扬善。”说着，模仿电影里佐罗骑马扬鞭的样子，手舞足蹈起来。

星期一上班后，像往常一样，纪东春走到传达室取走前两天的报纸。

“纪大姐，纪行长是不是又出差了？我好几天都没见他了。”门卫吴大爷询问着。

“去北京开会了，还要几天才回来呢。”纪东春一边翻看着报纸答着腔。

“这有封他的信，放了几天了，你转给他吧。”

“你给行长办公室的人，他们会给他的。”

“你还不知道，纪行长是交代过的，凡是写他本人亲收的信件都不让办公室转，要我交到他手里。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

“那好吧，我一定亲自交给他。谢了呵，吴大爷。”

纪东春接过信顺手放在报纸上，上楼到自己办公室。看了一会儿报纸，想着父亲出差几天了，今天中午去妈那里看看，她拿起信放进了挎包。刘站长进来，让她去八楼会议室参加行里的金融监管会议，说是有重要精神要传达，省人民银行近期

的监管工作是要针对目前大量的银行资产被逃废，悬空的案例大幅增加，要求记者站协助进行专项调研，已决定让她负责配合省人行监管部门完成此项任务。刚分来的实习记者小扬作为她的助手也参加这次全省规模的调研课题任务。

刘站长笑着说：“张处长亲自点的将呢，你都过来三年了，他还对我耿耿于怀，说我当初挖走了他的精英，这次配合我当然得支持了，好好做，也给报社弄几篇头版头条出来。”

“好的。”纪东春答应着。

这段时间以来，报社的主要工作方向都是放在对辖内贷款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上，企业改制工作一开始，首先银行大量的呆账贷款就被企业破产改制给悬空或甩掉，这全国性的银行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已经给我国脆弱的金融业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宏观决策者们急需了解银行业受冲击的程度，以采取应对措施。

下班后，纪东春拐进入行办公大楼后面的旧宿舍。省人行已经修了两次新宿舍楼了，但固执的父亲怎么说也不搬新楼，在这栋 20 世纪 80 年代修的旧楼里，他们家是唯一的老住户了。

“妈，在做饭菜呀，有我的一口吧？”东春放下挎包走进厨房。

纪妈妈看见大女儿，非常高兴。“有你的，中午就我一个人在哩，孩子们下午才能回呢。好了，端出去吃吧，卤点鸡脖子，孩子们爱啃，你小时候也爱着哩。”

东春边啃边拿着盆往外走：“哈哈，好久没这样吃独食了。雪秋快生了吧，东风呢。”

“回娘家去了，说我心脏不好，怕把我累着，等生了满月后才回来呢，好像预产期就是这几天。等生了你们全都回来，好好庆贺庆贺，说是照了 B 超，是个男孩儿。”

“这下你高兴了吧，想当奶奶想了好几年，妈，你呀就是有点农村老太婆的脑筋，重男轻女。”

“你这丫头，什么时候我让你们三姐妹委屈过了，让那四个外孙女委屈过了？”

“没有，没有，是我说错了，掌嘴，掌嘴，嘻嘻。”东春抓起母亲的手在自己脸上一边抹了一下。

吃过饭，东春让母亲去午睡，收拾完厨房，坐在客厅沙发上打开电视。片刻，她想起父亲的信，从挎包里拿出来，她这才仔细地审视，这是一封没有寄信人地址的平信，“敬啟德行长亲收”几个字写得有些歪，看邮戳是本市的，她犹豫了片刻，拆开了信封。

9

今天，对纪妈妈来说是个好日子，随着产房里的那一声响亮的啼哭，纪家终于有了传宗接代的根。孙子的出世，了却了纪妈妈的一块心病。当初她对这个身材苗条、看似病西施的儿媳打心眼里不顺眼，漂亮归漂亮，但对纪家来说关键在于她会不会给自己添个孙子。

事又凑巧儿子结婚三年孙子都没影，她不止一次在儿子东风面前埋怨，但东风总是不紧不慢地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每到除夕团圆夜，多年来老头子定下的规矩，孩子们就是出国周游世界都得回窝，那儿孙满堂的热闹能让她兴奋好几天，但四个外孙女无论怎样乖巧玲珑哄外婆开心，总觉得有那么点点遗憾。尽管二女儿东艳的那对双胞胎有一个已姓了纪，但终究不是正宗的纪家传人，今天她终于如愿以偿了。

平时冷清的纪家，今天热闹非凡，平常只有在除夕才能碰上头的姐妹兄弟，今天全到齐了。纪妈妈忙着张罗饭菜，纪东风眉飞色舞地给两个姐夫讲他的房地产建筑开发事业；宋潮一副儒商姿态谈论着他的股票行情；华源摆出一副领导的派头，对当前的政治经济高谈阔论。

“我看准了经济实用的商住楼是今后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我把开发目标定位于拆迁工程，市政府那儿有三姐夫搭桥，这几期的楼盘，卖得火着呢。

“政治嘛就是要有政绩，政绩就是要有形象工程，而市政建设是最能体现的，只要是有利于这个大目标，市委市政府都是支持的。

“我预测今年的股市一定前景看好，我国的证券市场和国外不同，我们要研究党的理论里的经济成分，当党的每一个重大政策出台都会隐含着一些巨大的商机，即有利可图的赚钱机会。所以在我国现行的政策范围内赚钱就必须抓住共产党给我们提供的商机。明年香港回归，一定好戏连台，机会多多，投资股市一本万利的千载难逢之机你们可别错过。”宋潮一副学者派头摇头晃脑。

二女婿郝钢耐心地在看着两个宝贝女儿拼着智力画板游戏，偶尔抬头看一眼沙发上围坐的一圈人。在这个家里只有他和二姑娘对政治经济话题不感兴趣，每次的家庭聚会他总觉得自己不能融进这种氛围中。这个在穷山沟里长大、在军营里熏陶出来的硬汉子，脾气性格也和他的大块头一样，直率刚毅。此刻，看着他们，